



带着情感叙事

——读徐玉娟诗集《星辰在上》

□ 低眉

徐玉娟的诗集《星辰在上》，在日常叙事的细节里，在平凡素朴的烟火中，冷不丁的，就听到徐玉娟的喊声。那喊声，像一根执著、深情又绵长的线。伸入我的耳根，回声环绕。不由我不心动，又一痛。拨动心弦。

这是本我愿意置在案头的书，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的书。在一些繁杂奔命的间隙，读读书里的诗句，让徐玉娟喊喊我。让阴云在天空下雨。下完了雨的天空，变得明亮清澈。

一些带着情感来叙事的句子，十分动人。自然而然的叙事中，每一份转折都令人信服，又都恍然大悟。于是，被击中。于是，阅读的高潮在脑海中降临。你会体会到久违的潮水涌现。

比如这首《提一盏红灯笼去田野走走》：
公鸡打鸣时，提着一盏红灯笼/从地平线上，缓缓往我窗口送/我用一竿竹子/伸出窗口，准备挂住它——/那轮红红的太阳
元宵节晚上/我要提着它，去田野走走/老人说，红灯笼走过的地方，庄稼不会生出虫子

如果，你提着/这盏灯笼，来我心田走走，我也不会心生悲凉

写的是太阳这盏灯笼。初读似乎全诗都在叙事。诗人的叙事细腻、踏实。及物，不虚蹈。你正看见一个提着红灯笼的人在田野里走走的画面，诗人突然笔锋一转：如果你，你提着这盏灯笼，来我心田走走，我也不会心生悲凉。悲凉是我心底的景。你是我心上的太阳。

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带着情感来叙事的痴女子。红灯笼走过的地方，庄稼不会生出虫子。你来我心田走走，我也不会心生悲凉。悲凉是我心底的景。你是我心上的太阳。

这深情的句子。一瞬间，就将我击中。诗的本质是生命。生命的情感，是情感。有什么样的情感，便有什么样的诗。我所了解的徐玉娟，单纯、善良、不谋世故，能为别人焦虑到睡不着觉。有时很敏感多愁到就跟林黛玉一样。林黛玉是家世很好，被养育得非常有教养的。徐玉娟也是。本质上的徐玉娟是一个贵族。这样的徐玉娟写不出余苏华那种泥沙俱下血肉翻飞的诗。但是不等于徐玉娟的诗就不动人。

打动人心有很多种方式，一切景语皆情语，是徐玉娟诗歌的方式之一。有所不同的是，徐玉娟的情语，不是融合在景语里的情语，更多地体现在叙事最后的转折，叙事是表达情感的铺垫。所以，叙事的细节越家常，越及物，结尾处的情感对人的击打力就越强烈。

再来看这首《喊月光》：
北风吹/落叶开始跳街舞/北方吹/吹得月光光冷冷的
我拉开窗帘喊/月光进屋避避风/顺便/陪我聊聊天

照我的月光/照过你，说不定/它会带来你消息

一首看上去似乎有点简单的诗，就是在叙事。却又是一首不简单的诗，它有着恍然大悟的击打力。这个带着情感来叙事的痴女子！

叙事和情感，应该是徐玉娟诗歌的第一特征。徐玉娟用她的叙事和情感喊疼了我。及物和细节应该是徐玉娟诗歌的另一个特征。

在《我的故乡还没下雪》中，徐玉娟写道：

东北下雪了。秦岭下雪了/我喜欢的地方/都下雪了，海门还没有/没下雪的故乡，我也喜欢/风刮了一夜/阳光照在早晨的草坪上/那里落满了金贵的银杏叶/那里，三个女工/裹着围巾/正蹲在北京路口补种花草。/在我的故乡，雪还没有到来/就已经有人忙着栽种春天

假及物的细节。依然是叙事，在叙事的结尾，有暖心的情感，在升腾。

诗歌是一种音乐性的体裁。时至今日，诗歌的音乐性已经发展蜕化成一种更加依靠文字本身的气息、花纹、音韵、节奏、肌理、情绪的艺术，是一种神秘的手工艺品。所谓的气息相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徐玉娟的诗歌具有的音乐性，使我读起来感觉舒服，一种有节奏的语调。

另外，徐玉娟诗歌的语言，也不难懂。她是用口语写作的。

好诗就像太阳。不可直视，无法分析，但是可以抚摸脉络。我像抚摸一片树叶的脉络一般，阅读《星辰在上》。



大家族中的女性命运

——读《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 青弋

敏感，与姑姑也是锱铢必较。而杨家姨太太出身的母亲当家作主后，杨苡并不曾为钱发愁，所以，她对钱没什么概念。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母亲给过她一张中国银行的存折，没有具体的数字，随便她取，于是，她经常请客下馆子。1940年，赵瑞麒带杨苡在联大附近的坟地里补习功课，不凑巧被一个云南兵和一个穿长衫的撞见，说他们破坏了风水必须赔钱，赵瑞麒穷没钱，他就拿着杨苡的那张存折去取钱，留下她做人质。最不可理喻的是，赵瑞麒自己先跑了还不算，他竟没有直奔附近的银行去取钱，而是跑去找同乡拿主意，老乡痛斥赵瑞麒：“你怎么能让她当人质，出了事你必须要有负责。”赵拿了钱来第一句话问杨苡，他们把你怎么了，杨答，他们没把我怎么了。杨先生说，她当时都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一年后懂了，感觉很后怕。关于这件事，她说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他。

但杨苡竟然还是嫁了赵瑞麒（翻译家，代表作《红与黑》），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的理解是杨先生当年才21岁，因为等不到大李先生来云南相聚的消息，赵又迫得紧，加上年轻对于性的好奇，致使未婚先孕。在那个时代，她最终迫于舆论压力嫁了门户不对的他。

杨先生可爱之处是她的性格。在大家庭成长的过程中，她看到各色各样的人生，生存或者毁灭……特别是杨家大公主的多舛命运让她看到了生命的渺小与无助，于是早早定义自己是个平凡的人。即便有一天，她成名成家，也不以名人自居，本书撰写人余斌告诉她，口述史将要在《名人传记》杂志连载，杨先生的第一反应是：“叫什么？——《名人传记》？我又不是什么名人！”也许正是她自甘平淡又自洽的个性使她如此高寿。感觉每个大家族都有一个疯掉的女

性。记得白先勇先生写过一篇小说——《我们看菊花去》，里面写了用“我们看菊花去”为借口，他和家人把患精神疾病的姐姐骗进精神病院的事，看得人肝肠寸断……而生活中白先生的确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姐姐，他曾为姐姐阅读了大量的精神与心理治疗的书籍最后也没能帮到她。在《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最后疯了“的大公主”，作为杨家大小姐，她美貌、骄傲、任性、偏执，然而她没有一个好的头脑，驾驭不住自己的美丽与财富，最后贫困交加，患绝症死于街头。

“文革”时，巴金被批，杨苡也被下放到农村，她们仍旧努力地对生活保持着热情与希望，与老友们互相写信彼此鼓励。

她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基督山伯爵》书里的最后一句话：“Wait and hope!”。这本书更像杨先生的碎碎念，八卦的部分总让人不禁莞尔。比如她写沈从文好哭，有一次沈与朋友吃饭吵架了，就嚎啕大哭；女明星白杨那个年代就在上海整过容了；联大吴宓教授上课点名时，点到某个漂亮女生就直勾勾地看着她说“Beautiful! Beautiful!”杨苡说自己的偶像是巴金，哥哥的偶像是胡适，姐姐则崇拜冰心。应该说偶像给了她巨大的影响。比如，她嫁给一个并不是多喜欢的男人，却仍然携手走完了一生。可能正是巴金信中说的话给了她莫大的鼓励：“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也是美丽的。”于是，她跳出情呀爱的，去寻找生命的更多乐趣与可能性。

这才是真正独立的女性。大家族的女性，很多时候只能随波逐流，唯拥有一个智慧的头脑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杨家三兄妹都如此有出息，因为他们有一位出色的母亲。

一条胡同，半个中国

□ 小茹

本自传体的小说《古韵》，描绘了她的童年生活及所观所感。上世纪初，社交逐步开放，文人不定期聚会成为一种潮流，林徽因家的“太太的客厅”风靡一时，但其实比这个沙龙更早的是凌宅的“小姐家的大书房”。因为凌叔华热爱绘画，北京画会常将凌宅的大书房作为活动场所。

胡同的20号院，是北京人艺的摇篮之地。上世纪50年代，这里是人艺演员的集体宿舍。1950年，老舍写出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奠基之作《龙须沟》，这部话剧的导演焦菊隐，以及剧组的所有成员，都住在史家胡同20号院的宿舍里。记得某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人艺老艺术家们表演过一个节目《叫卖组曲》，各种各样的胡同叫卖声非常有趣。在史家胡同博物馆里，就有一个模拟胡同叫卖声的声音馆。戴上耳机，可以听到老北京的各种市井声音：卖布头的、卖香油的、卜算卦的、警哨声、驼铃声……有些声音连名字也没听说过，比如“唤娇娘”，

这是一种铜鼓声，货郎摇晃着铜鼓专门卖雪花膏梳头油绣花针之类的女性用品，所以叫作“唤娇娘”。还有种声音叫“虎撑”，走街串巷的郎中用手指套着一个圆形中空的铁器（铁器就叫“虎撑”），摇之作响，谁家有人生病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将郎中请到家里来看病。

胡同的59号院，是近代教育的发端。1909年至1911年期间，此地作为游美学务处举行了赴美选拔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即可使用“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胡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这些大名鼎鼎的历史名人，都是在史家胡同59号参加考试并通过后赴美留学的。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史家胡同小学，延续了教育的事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北京市的一所著名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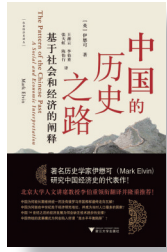
天纵奇才说郭嘉

——读《三国志·郭嘉传》札记

□ 汪微

操感到头疼，而郭嘉却视之为草芥。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下邳与吕布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军中粮草匮乏，心中未免发慌，便萌生了退军之念。郭嘉审时度势，力主坚持继续猛攻。他认为“吕布勇而无谋”，“陈宫有智而迟”，一针见血地指出：“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乃献奇计，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决沂水、泗水灌下邳城，最终生擒吕布。说实在的，吕布是曹操早期军事生涯中的一大劲敌，如迟迟不能消灭，必将严重影响曹操统一北方的进程。郭嘉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曹操举棋不定的节骨眼上作出果断决策，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应该说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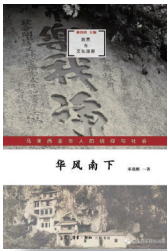
对曹操的众多谋士来说，抓住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打几个胜仗不算什么难事，但是放眼长远，高屋建瓴，一战定乾坤，那才叫战略，这一点绝非仅仅熟读《孙子兵法》就能轻易做到。曹操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可是在官渡之战前夕，面对袁绍这样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对手，老谋深算的他，心里也是完全没有底气。又是郭嘉，力排众议，认为该打，可打，而且必胜。理由说出来，让曹操顿感神清气爽，概括起来是“十胜十败”四个字。当时袁绍势力极大，拥有冀州、青州、并州的广袤地盘，而且兵强马壮，雄视天下。但是郭嘉从战略家的高度详细分析双方形势，得出的结论居然是：袁绍不堪一击！他通过对比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个方面的优劣态势，认为曹操处处都比袁绍强。尽管敌我双方兵力是12万对3万，众寡悬殊，但袁绍外宽内忌而曹操任人唯才，袁绍好大喜功而曹操稳扎稳打，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战略战术上讲，袁绍都非败不可。“十胜”之说的核心应该是一个“仁”字，郭嘉称：“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思之所加，届出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也。”郭嘉的这番话坚



《中国的历史之路》

[英]伊懋可 浙江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从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视角来看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重要研究著作。书中将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同时代罗马帝国或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对比，得出了令人信服或予人启发的结论。作者认为：尽管传统后期的中国出现了技术停滞，但中国人的技术创造力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一旦苏醒，将令世人震惊。



《华风南下》

宋燕鹏 三联书店

从17世纪开始，华人纷纷南下马来半岛谋生，经过200多年的迁徙，形塑成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本书对极乐寺与早期檳城华人社会、檳榔嶼福建社群的形塑途径、霹靂州华人宗教与帮群结构、近代中国内地对新马地区的认知进行了个案研究，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与田野工作以会馆为例做了方法论的阐述。



《唯有书籍》

[英]汤姆·摩尔 上海文化出版社

作为一件物品出现时，书远不仅是承载内容这么简单。我们与书相遇，衍生出一系列故事。从古老的莎草纸到如今的电子阅读器，从书的纸张、气味到书承载的记忆与情感，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资深书虫汤姆·摩尔讲述了与书有关的一切。时至今日，书籍依然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



《行走在无形无尽的宇宙》

向京 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十年来，艺术家向京与作家林白、哲学家陈嘉映、电影学者戴锦华、诗人朱朱等不同领域的朋友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涉及艺术家的成长和创作，也谈到了女性主义、传统文化、当代艺术和社会思潮等方面的问题。本书将谈话的时间顺序打乱，将同一话题的片段用蒙太奇的方式剪辑到一起，形成了一篇长谈。

